



農家

卡拉瓦耶娃著

新文藝出版社

卡拉瓦耶娃

農

家

焦伯華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一九二四年的春天。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尽量吸收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社的口号，千百万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一运动中去。

河沿村的农民在红军复员干部巴尤可夫的领导下，积极建立共耕社。但是，反动富农馬尔凯尔却从中破坏，反对土地改革，反对一切新的事物，反对用拖拉机耕种，最后甚至企图阴谋暗杀河沿村共耕社的领导人巴尤可夫。故事通过巴尤可夫的家庭纠纷，说明了对待家庭和婚姻问题的正确态度。小说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城市知识青年怎样去农村为农业服务。通过丽巴的形象，指出了城市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的远大前途。

这部描写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描绘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苏联农村的小说，对我国来说是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

Анна Каравасева

ДВОР

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5 年版本譯出

農 家

卡拉瓦耶娃著

焦伯華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65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 1/8 字數 169,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0.70 元

一九二四年春天，斯杰潘·巴尤可夫由紅軍退伍回到了他的家鄉河沿村。

有一天黃昏時，巴尤可夫走出大門坐到門口的板凳上，不慌不忙地抽着烟。在春日黯淡的陽光下工作了長長的一天，這時，他用左手揉着酸痛的膝蓋，想借以減輕一些疲勞。

不過這種疲勞簡直可以說是愉快的，——用自己的所謂不花錢的勞力在一天之內竟干了这么多的活呀！……當他在軍隊中服役的時候，庭院里許多地方都已凌亂不堪了，到處顯得雜亂無章，所以他決定在緊張的農忙期未來以前把庭院徹底地整頓一番。

“我不在家馬林娜一個人當然很困難——他体贴地想着他的妻子。——女人家本來就很弱，只有那麼一點子力氣……一望而知，我們村上的人沒好好地幫助她……噯，這班人……當初你們自己也親眼看到過這個規定的吧：幫助紅軍士兵的妻子是頭等重要的事……但是請看……”

斯杰潘沒能繼續想下去，他聽到有個稔熟的聲音在叫他：

“斯杰潘·安得烈依契，你好哇！”

費諾根·維希金老头子打街上走過來，親熱地揮舞着便帽。

“斯杰潘·安得烈依契，我們來看您啦，”——他提高嗓子略帶嘶啞地叫道。在他那滿是皺紋和長着發光的白鬚的臉上浮現出了微笑。跟在他后面的節米德·庫甫希諾夫顯然抑制着高興時的那種迫不及待的心情，故意把用楓木做成的長手杖重重地戳入地里，慢騰騰地踱了過來。節米德是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頭髮花白而

且很密的人。在他那張高顴骨、大鼻子的臉膛的周圍留着一副長得象把鐮子似的、整整齐齐的、還沒有變白的鬍鬚，這就使他的年紀看上去才只有五十開外。不過節米德·庫甫希諾夫雖然比費諾根·維希金要年輕足足二十歲，走起路來却已經象老人一樣了，他蹣跚地走着，痛苦地拖着兩條患着風濕病的腿。他腳上的那雙靴靴又破又舊，補了又補，靴筒剪得很低。

費諾根·維希金非常和藹，微笑着向巴尤可夫問好。節米德只說了一句：“你好”，就把一只又粗又大的手，伸給了斯杰潘。

“斯杰潘·安得烈依契，我們能在您家裡碰到您真是高興得很，”費諾根朝默默不語、愁眉不展的節米德的臉上瞟了一眼，然後說起話來。

“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們一定會在這裡碰見巴尤可夫的嗎，”節米德沙啞地說道，接着回過臉去問巴尤可夫：“你把在鄉里的事都辦完以後，大概就可以定居在這裡了吧？”

“是。”巴尤可夫完全象軍人一樣地答道。

“這是什麼意思，親愛的，在這裡‘定居’？”費諾根·維希金大為驚奇。“我不懂，怎麼一個人回到了自己的家，還要定居？”

“哼……死腦筋！”節米德·庫甫希諾夫隨口說出一句輕蔑的話。“並不是每一個人回家以後，就可以定居下來的……要知道，斯杰潘·安得烈依契是個黨員……而黨員必須去鄉里登記……我說的可對？”

“對！”巴尤可夫毫不猶豫地說道。他打量了一下和他談話的那兩個人，狡猾地笑了笑。“節米德·謝妙內奇，你什麼都留心，這是很好的。”

“我昨天在鄉執行委員會碰到了節米德·謝妙內奇，”巴尤可夫接着說下去，把臉轉向了費諾根。“節米德·庫甫希諾夫當時就問我，到鄉里來有什麼事，我對他說：‘我是到鄉里的黨組織來登記

的……我又說，我現在已經是登了記的人了。’接着我就問他：‘你到这里來干什么？節米德·謝妙內奇。’他告訴我說，（說到這里，巴尤可夫又狡猾地笑了笑）他是特意來探聽一件很重要的大伙兒的事情的……”

“这不就是为了我們未來的共耕社的事嗎？”——費諾根趕忙警覺地問道。

“正是为了这件事……凡事我都想調查一下……不錯，”節米德肯定地答道。

費諾根突然氣呼呼地聳了聳他那瘦瘦的肩膀，和藹的微笑立刻從他憂郁的臉上消失了。

“好一件重要的事！……你想要調查誰呢？斯杰潘·安得烈依契，他就是想調查你，我們可敬的恩人！想調查一下你從前跟我們講的共耕社的事確實不確實……唔！節米德，你呀，簡直是個吹毛求疵的、不知好歹的、粗野的家伙……的確是這樣的人，要知道你這些話是很容易得罪斯杰潘·安得烈依契的！”

“得罪他？”節米德睜開象麥芽似的棕色而聰明的眼睛，兩道森嚴的目光似乎要刺穿巴尤可夫的臉。“費諾根·彼得諾維奇，雖然斯杰潘·巴尤可夫比你我都年輕，但也不能無緣無故地得罪他呀……斯杰潘·安得烈依契，我說的對不對？”

“很對！”斯杰潘·巴尤可夫再次肯定道。“節米德·謝妙內奇，我完全明白，你是想親眼証實一下，究竟政府有些什麼法令和蘇聯法律對共耕社說了些什麼……”

“正是談的这个！”節米德打斷了他的話，沖動地咳嗽了幾聲，咳嗽聲之大就如同喇叭聲一樣。“我們談的是一个最重要的問題！共耕社——這是什麼呢？這可不是簡單地聚集一伙人，一塊兒喝上几杯伏特加酒，而是要把大家組織在一個團體內共同耕種……”

“但願事事如意，”費諾根插了一句。

“我也希望能这样……哈哈！”節米德又大声咳嗽起來。“在一个家庭里，有时自己的親人們还不免爭吵几句，而在那里，嘍呀……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一个人要这样，另一个人要那样……如果突然……在一道耕作……这倒是要好好想想的！”

“但是，比方你，節米德·謝妙內奇想來是參加我們將來的共耕社的吧。”巴尤可夫說起話來，朝節米德聚精會神的臉凝視了片刻。

“尊敬的節米德·謝妙內奇，你腦筋太遲鈍了，……真的，太遲鈍了！”費諾根又氣呼呼地說了起來，他越來越不高興庫甫希諾夫那副陰沉沉的面孔，“你去過鄉里沒有？去過的！你讀過共耕社的章程嗎？讀過的！”

“讀過的，”節米德沉重而又憂郁地重復了這幾個字，仍然用深思熟慮的目光凝視著眼前的一切。費諾根惱恨地揮了下手，接著親熱地、笑咪咪地朝向巴尤可夫。老头子這時心中暗想，斯杰潘是頭一個把共耕社告訴大伙的人，在他面前不應該象節米德那笨蛋一樣，老是愁眉苦臉的，而是應該高高兴兴的。

費諾根就这样做了。

“斯杰潘努什柯①！我坦白地跟您說，您給我們貧農指出的這條路是條美好的出路！你雖然打部隊復員回來還沒有多久，但我們大伙對你所宣傳的這件事可熱心咧，這事很合我們的心意，斯杰潘，共耕社是頂頂……親愛的，就比方拿我和我的老伴來說吧！現在差不多就只剩下我和她兩口啦。兩個兒子在對德戰爭中陣亡了；一個兒子在紅軍里服役；大女兒跟我們在一起，可是她是個寡婦，還帶了三個小娃娃；小女兒已嫁到別的村去啦。現在，我們家人口很少，下田種地吧，你自己也曉得，那得花好大的力氣喲。我同老伴和

① 斯杰潘努什柯系斯杰潘之愛稱。

女兒商量過：光我們一家干是挺吃力的，要是跟大伙合起來，那勁頭就大咧！”

“我可不就是跟您這麼說的，是吧？”

“斯杰潘·安得烈依契，這我可也從來沒有跟您爭辯過，我們知道共耕社對咱們是有好處的：大家一齊耕地，人人平等，都當主人，每個人憑良心按勞取酬。”

“你曉得，我們前幾天同大伙合計了一下，”節米德插嘴道，他那死氣沉沉的臉突然精神了起來。“把牲口啦，犁啦，以及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工具統通合在一起使用，那發揮的力量可就大了。……這比各家把自己的牲畜和工具分散地拿到小塊的土地上耕種的效果要大得多哩……對嗎？”

“當然羅！”斯杰潘也很興奮地贊成他的話。“您說得很對，凡是頭腦清楚和正直的人，都該這麼打算。您今後瞧吧，他會給生活帶來很大的好處哩……黨很重視共耕社的事業：這種集体的勞動組織對人民來說，又有好處，又有教育意義；同時國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糧食……懂嗎？”

巴尤可夫已不止一次這樣津津有味地談這心愛的話題了。他在紅軍服役的時候，曾經看過不少有關共耕社的小冊子和報上的論文，也聽過有關農業問題的許多報告，並同報告人討論過；最後他堅決相信：共耕社是對大家有益的，它保證將來能帶給農民很大的益處，幫助他們成為有文化有教養的人。

“親愛的同志，沒有文化，現在是吃不開了！”巴尤可夫勸導他們。“蘇維埃政權不但給人民土地，而且還給他們一切權利。”

“斯杰潘努什柯，這個道理不用講了，連小學生們都曉得。”

“費諾根·彼得諾維奇，光曉得還不夠。應該全心全意地為實現一切新的東西而努力……要知道生活到處都起了新的變化。”

“斯杰潘·安得烈依契，你是黨員，當然見識比我們要高得多

罗！……因此我們大家都很尊敬你，信任你。”節米德又大声說道。“不过，我有一点还不放心，恐怕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也是一样……。”

“你怎么又不放心了呢？”費諾根厭煩地大叫起來。“哼！節米德·謝妙內奇，你真能糾纏人！……喂，你說，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其实，不光我一个，还有許多誠心參加咱們這件事業的人咧，”節米德固執地接下去說。“我們不妨想想：我們的共耕社這會兒才开始組織，可是它的敵人却已經在活動了。他們千方百計地企圖破壞我們的正義的事業，我是說柯尔佐尼一家人，這伙無耻的富農。我才認識他們咧！”

節米德用力攥住黑黝黝的青筋飽綻的拳頭，兩眼冒出陰郁的光。

“瞧，柯尔佐尼他們在我身上留下的‘紀念’，”這時節米德彎下腰去用手掌拍了拍自己的穿着破舊氈靴的兩條腿。“我替他當了十年的雇農，青春時代的精力全都用在他的莊稼上……當我還是个頑皮的小孩子時候，父親因為餓得沒有辦法（全家有八個小孩要吃飯），就只得把我送到柯尔佐尼家去了，並且對我說：‘兒子啊，這一下你又能吃得飽，又能得到些東西了！’我那時是个識字不多只知沉默服從的人，哪怕在我背上亂揍，我也只是咬緊牙關忍受着。不問刮風下雨，柯尔佐尼家不是叫我到樹林里去砍柴，就是叫我到市場上去，再不然就跟‘主人’馬尔凱尔·柯尔佐尼自己，或他的兩個大兒子一道去作買賣。常常是東家坐在茶館里談天，而我同几匹馬在凜冽的冷風里站上整整几个鐘頭……我从森林裡運出了許許多多的木柴，有山那麼高……可是他待我仍然非常苛刻，比待狗還坏，我总是在挨餓受凍……。”

費諾根又一次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够了，別再提旧事

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你現在同兒子和媳婦住在一起，他們全都能幫助你一把力……你的生活已經很舒服了……”

節米德忽然模仿費諾根的樣子譏諷地說道：“很舒服，很舒服！費諾根·彼得諾維奇，你的心腸可真好，哼，……心腸好……，你大概和狼也會處得很親熱的哩，這是因為你沒有在柯爾佐尼家當過雇農……”

“怎麼……從前，我窮得沒飯吃也想去馬爾凱爾·柯爾佐尼那里找點活干，”費諾根平心靜氣地訴說他從前的事。誰知道他却偏偏不留用我。“他說，‘小伙子，你太瘦了，用你沒有一點好處。’”

“我本來可是個身強力壯的人！”節米德大聲說道。“從小沒生過病，但柯爾佐尼家榨乾了我的精力……我的腿腫啦，腫得象根粗木頭。我患了風濕病……你們瞧……”

節米德驕傲地向前跨了一步，隨即又緊跟上一個，就笨重地坐到板凳上了。

“你們瞧，”他將手杖在地上狠狠地搗着，不住地說道。“柯爾佐尼這一家富農，把我折磨成半死的廢物了……他們用欺騙和許諾來愚弄我，其實完全是在克扣我，象剝菩提樹皮一樣地來剝削我。他們總是說：‘節米都什柯，請等一等，我們隨後就跟你算錢……’。老是‘隨後’呀‘隨後’……這些該死的傢伙，再沒有比他們更混蛋的了！”

巴尤可夫聽得稍微有些不耐煩，便打斷了他的話。“節米德·謝妙內奇，這些話我都曉得。但我只有一點不明白：你說了老半天，究竟想說明什麼問題呢？”

節米德悻悻地說道：“我說這些話是想讓你們年輕人記住：柯爾佐尼又狡猾又卑鄙，簡直是條無孔不入的毒蛇，只要是一件好事，他都想破壞……他將來還想破壞我們的共耕社咧！……所以大家應該更加小心呀！”

“唔，節米德·謝妙內奇，你似乎說得太嚴重了些。”巴尤可夫笑了笑，露出一排雪白的大牙齒。“我們的蘇維埃政權是為我們大家服務的，而不是為柯爾佐尼他們服務的。蘇維埃政權為我們大家”——說到这里，巴尤可夫用手划了一個圓圈——“指出了一條前進的道路，但對於柯爾佐尼這類人蘇維埃政權是不會給他們出路的……他們的出路越來越窄狹了……節米德·謝妙內奇，你牢牢記住我這句話吧！”

節米德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微微地冷笑了一下。

“沒有出路，但柯爾佐尼他們是些毒蛇，是會到處亂鑽的。他們從前做生意，現在還是照樣做生意……甚至還想利用合作社哩……但願咱們的社可別被他們利用了，凡是不上他們的圈套，不受他們利用的，他們就狠毒的誣罵它。馬爾凱爾現在正象蛇一樣，在那兒吱吱地偷說我們共耕社的壞話呢。他說共耕社一定會使我們倒霉、遭殃，它一定會把我們弄得徹底破產。我的老天，柯爾佐尼說了你多少壞話呀！你听了准會氣死的，他說：你欺騙我們，你騎在我們的脖子上，靠我們發財……嘿嘿，難道你還要我一舉出來嗎？”

“隨他怎麼說吧，富農吸血鬼。”斯杰潘打牙縫里逃出了這麼一句。

“節米德，你干麼把這些都說出來呢？也許，斯杰潘·巴尤可夫自己也完全知道了。你这人的脾气可真有点兒怪……老是呱呱、嘮嘮叨叨的，簡直象打在屋脊上的雨點一樣，滴滴搭搭的沒個完。”費諾根終於生起氣來了。“不過，老實說，柯爾佐尼的凶狠連野獸也趕不上！”

巴尤可夫忽然興奮地、有信心地說道：“讓我們現在把節米德·謝妙內奇的疑慮和恐懼一下子給打消吧！”他向費諾根使了個眼色，然後把自己那副笑容滿面的臉掉過來，朝着庫甫希諾夫說道：“讓這些貪得無厭的富農再在什麼地方鑽上一兩天吧，我們

共耕社很快就会得到这些剝削者一辈子也看不到的东西的！”

“这是什么东西呀？”節米德瞪着兩眼警覺地問道。

“我是說，我們共耕社，就要从國家那里得到拖拉机啦！”

“拖拉机？”節米德緊問了一句。他那副愁眉不展、鼻子挺大的臉不时地抽搐着，好象在微笑。“拖拉机……兄弟，这可好啊……这真好啊……”

他動彈了一陣子鼓滿疙瘩的發青的手指，就好像烤火時舒展指頭那樣；接着突然以深沉的嗓音大聲地笑了起來：

“哈哈……哈！這就是說，將會這樣：他們用犁和馬來扒地，而我們却用拖拉机來耕地？”

“就是這樣，節米德·謝妙內奇，就是這樣！”巴尤可夫鄭重而愉快地肯定說。

“小伙子，這才象回事咧！”節米德用興奮的聲調說，他不只含意深長地眨了眨眼，甚至還把兩只粗大的手搓擦着。“將來我一定要狠狠地嘲笑我們的敵人一頓，我要揪住馬爾凱爾·柯爾佐尼的大鬍子！……啊，惡霸，你來瞧瞧吧，我們的共耕社是用拖拉机耕田的，給我們送來了這麼名貴的機器……你呢，眼饞鬼，只好干瞪着兩眼望我們的機器，你現在是可再也沒什麼能耐了……哈——哈！”

節米德那麼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來，使得斯杰潘·安得烈依契和老头子費諾根也都高興地互相瞅了一眼，隨着他笑了起來。

節米德笑得合不攏嘴，末了他從板凳上站了起來，作了一個結論，說道：“喏！斯杰潘·安得烈依契，您鼓勵了我，您大大地鼓勵了我！為這個我感謝您，我感謝您對我的鼓勵和所作的解釋，我打心眼里感謝您！……你推動我們的事吧，推動吧，要知道你是咱們村里最先進的人啊！我們願意跟着您走，跟着您就象有了可靠的保障一樣……費諾根·彼得諾維奇，我說得對吧！”

費諾根欢欣地响应他：“你說得很对，再对也沒有了！”

節米德回家去了。費諾根笑咪咪地、親切地在巴尤可夫又寬又結实的背上撫摸了一下。

“有啥話說呢：斯杰潘努什柯，你真棒！……象他这样孤僻的人，并不是誰都可能使他开心的，这必須会講一种別人不知道的話，而这种本事只有聰明人才有……您在我們村里正是这样的人，所以老百姓都願意向您請教，都乐意跟您接近。”

在紅軍中鍛煉得勇敢机智、知多識廣且精力充沛的斯杰潘，勉強遏制住欢喜若狂的感情，开玩笑似地說：“嗯，够了，够了……你太誇獎罗！”

“你說什么呀，我講的是实話，”費諾根固执而親昵地說道。他和藹地瞟了一眼巴尤可夫的高兴得緋紅了的臉。“如果需要，我可以告訴你，你是我們村里最進步、最和氣的人。因此大伙挺滿意你。”

“为这一点我謝謝你，”斯杰潘若有所思地搖了搖頭，答道：“但我好象有些想生你們、生大家的气。”

“这又是怎末回事？”費諾根不安地問道：“你为什么耍生气？……噯，你呀……我的天哪……这真叫我难受！”

“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我今天在自己的庭院里整整干了一天，我老这么想：有时，我們村里也通过了一些帮助紅軍妻子的決議，可是要找人來帮助呀，那还得在大白天点着灯籠去找哩。我复員回來了，進門一看：庭院已不象我臨走时那样了……。我看看犁，看看牲畜棚，感到这些东西已經荒廢了。……我把院子徹头徹尾地重新整頓修理了一番……出了一身大汗，才使得一切都有了条理。哈……哈……”

他乐不可支地低声笑着，一对小小的藍眼睛眯成了細縫。他很滿意：他的院子馬上就会布置得利利落落、干干淨淨的了。

“你为什么不好好帮助帮助我的老婆？我看你大概是把我的女人給忘了吧，是嚒？”

費諾根不知怎的突然無精打彩起來，把頭轉到了一邊。

“斯杰潘·安得烈依契，你責備也沒有用。誰也不是不想照顧您的老婆，要是……誰迫切需要幫助，他當然會給人家說：‘我，我需要……’但你的馬林娜可從來也沒有向我或者向別的鄰居請求過什麼幫助……說句老實話，馬林娜甚至討厭別人進你們的院子……反正這都不關我們的事……”

費諾根突然咳了一聲嗽，皺了皺眉頭，好象對自己說了這番話很後悔。

斯杰潘斜着眼望了他一下，不由得自己也詫異起來：為什麼老头子這樣快快不樂呢？隨後他猜想：大概是馬林娜怕羞，有事不好意思向別人直說；而老头子們呢，顯然又是喜歡講究禮貌的。

巴尤可夫有點懸求似地說：“如果馬林卡有什麼過失，你也犯不着生她的气；她還年輕咧，經驗又少。”

費諾根又不知怎的嘆了口氣，並皺起眉頭苦笑說：“我……唉，有什麼好說的呢……”

斯杰潘暗想：“馬林卡一定有些地方得罪了他，……唔，以後反正會弄明白的。”

“走，咱們在睡覺前溜達溜達去吧，”巴尤可夫提議道。

斯杰潘把兩只手插進舊軍裝上衣的口袋，不慌不忙地在路上走着，故意用力把兩只光腳板深深地踩入地里，想好好領略一下黃昏時沙土的涼氣。他一面走，一面笑，鼓起胖胖的兩腮，——就是在城里的時候也常常懷戀這樣的沙土。

在馬路盡頭的山谷那邊，現在已經蒙上了暗淡的陰影；晚霞把農家敞開的窗子映照得通紅。在十字路口的井旁，不久以前才披上了春妝的一株百年老白樺，現在也發出了誘人的閃光。在村子

的尽头，有人在拉手風琴，也有人在唱山歌小調。歌声斷續地飄來，夾雜着人們的陣陣笑声。

斯杰潘一面細心听着手風琴和少女的笑声，一面在尽情地聞着村外草地上的鮮花的芳香；他开朗地笑了起來。

“費諾根叔叔，要是在这里裝盞电灯怎么样，嗯？我親愛的老兄啊，那可多美啊！……把电灯开的亮亮的，打村外就看到了亮光，你看怎样？好不好？”

費諾根高兴得大叫了起來：

“那再好也沒有啦！”

他們又扯談了一些別的話；最后巴尤可夫很舒服地打了一个呵欠說道：

“好了，我要回家吃晚飯了，要不然馬林娜又要生气了。”

他就象个幸福的人一样，捧腹大笑，急急忙忙地轉回家去。

*

*

*

斯杰潘听到屋里馬林娜的沉重的脚步声，她的嘴里不知在哼着些什么。斯杰潘想吓唬吓唬她，讓她尖叫一声。他吃吃地笑着，砰地关好了院子的小門。

馬林娜跑出屋門。

“喂！哪一个！……喂！”

馬林娜按着胸脯，伸直了脖子，眼睛盯着前面。斯杰潘有一点奇怪，說道：

“你怎么这样害怕，馬林卡？”

他的妻子退到了过廳里，轻松地舒了口气，但不高兴地嘟囔道：

“原來是你喲……我还以为是……”

她比斯杰潘矮些，長得很結实，皮膚雪白，頭髮是栗色的，总是孤言寡欢。这时斯杰潘搂着她的脖子說道：

“我的好主妇，讓我吃飯吧？”

“馬上就端來！”

她在爐旁張羅着晚飯，頭也不回地說道：

“給我坐下來，……別妨碍我！”

“有你的……多厉害啊！”

斯杰潘非常憐愛馬林娜，原諒她粗声大气的声調和眉头緊蹙的那副樣子。在他心底的深处还殘留着旧式農民对妻子的看法：凡是不向丈夫撒嬌，也不輕浮多笑的，就是庄重的主妇，本性持重，懂得妇道。因此，他也就不要去理会她那張沉默寡言的苦臉了。

在这个月里，只有当斯杰潘从城里回來，把礼物一件一件地拿給她看时，馬林娜才欢喜地笑过一次。她的弯弯的淡黄色的双眉散了开来，嘴也笑得合不攏来；她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撫摸着白底紅花的凱斯米圍巾，并且还揉捏着柔軟的高筒皮鞋。这时，她自己摟着丈夫，把嘴唇緊緊地吻着他的臉。但給她買來的東西，她可都不穿戴，統通鎖進了箱子。斯杰潘想着又高兴起來：真會替丈夫省錢！

这会，他坐在小台階上，回想着那天的情形，不由得微笑了起來，他半轉過身去，說道：

“馬麗莎，馬麗莎！”

“干嗎？”他老婆正在乒乒乓乓地使勁擦洗盤子。

“我想問你：我給你帶回來的東西，你干嗎不穿呢？……明天過節，我看你穿上吧。我特意挑了一條和你的臉相稱的圍巾，皮鞋也是最時髦的。”

“算了，……讓我少時髦些吧。大概，你在城里同那些賣弄風騷的小姐們玩慣了，这会也想把老婆打扮一下？”

他哈哈大笑道：

“小……傻……瓜……，要是我是個光棍……”

他向自己霎了霎眼睛：“嘿，馬林卡，你真會吃醋呀！”

“噯……隨你說吧。”馬林卡又在乒乒乓乓地弄什麼東西。

斯杰潘快活地噁了一聲，又想道“嘿，真會吃醋！”他接着笑咪咪地說道：

“喂，算了吧，您生什麼氣呢？馬林努什卡，你要曉得我們在部隊里簡直沒有時間出去玩的，尤其是那些想用功學習的人……真的……我看你吃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馬林娜沒啃氣，好象很滿意丈夫的解釋。

斯杰潘把背靠着牆壁，把兩只光腳板垂在最低一級的台階上，無憂無慮地、得意地環視着他所那麼熟悉的庭院中的牆壁和房頂上的每一塊木板。在谷倉和牲畜欄當中，在那條通往菜園的小道上，有一間重新修理過的浴室，堅固得就象瓦罐一樣，另外還有一個培育黃瓜的溫室。修建溫室的花費是不大的，只要會廢物利用，搜集些小木料和舊木板就成了。至於玻璃，是從城里運回來的，他到工廠花了不多的幾個錢就買回來了一大堆碎玻璃。當然，由那兒培植出來的決不會是又青又癟滿是小刺的黃瓜，而是又粗又大發出象綠玉似的光彩的黃瓜。

斯杰潘一邊抽着煙，一邊想象着：總有一天他要向住在他家後邊的鄰居馬爾凱爾·柯爾佐尼誇耀一下自己菜園里的豐收的。

他從小就記得柯爾佐尼家沒有一塊好菜園地。斯杰潘已故的母親還常常嘲笑柯爾佐尼菜園里的黃瓜，它們又瘦小，又枯黃，就象豆莢一樣，不知怎樣才能脫手，往往總是很便宜地賣給人家。

全村都曉得柯爾佐尼家主要的不是靠種糧食和種菜來生活，而是靠作生意：老头子自己、兩個大兒子和兩個大兒媳婦都是站櫃台的，在店里和市場上做買賣。柯爾佐尼的田，是雇人來耕種的，而家里的一切瑣碎事情，則由一個女傭人來招呼；——柯爾佐尼的兒媳婦們經常要到城里的市場上去兜攬生意。柯爾佐尼不光是販